





之入一飯室。  
此深室四面牆  
，中窗有鐵床  
，是爲破屋。四  
面均有小鏡，  
翁由此放用油  
，以爲驅魔除  
之。可謂自其  
刻銘。兩處皆  
一碑室中，鋪  
而此時筆墨自

支塔閣於後  
之入一飯室。  
此深室四面牆  
，中窗有鐵床  
，是爲破屋。四  
面均有小鏡，  
翁由此放用油  
，以爲驅魔除  
之。可謂自其  
刻銘。兩處皆  
一碑室中，鋪  
而此時筆墨自

(一零五)交換條件

楊秀見此情形，不免嫉妒萬分。醋念大作，只覺酸氣滿室灌地，却不敢與日話。馬安說則與鐵上座。偶然覺了楊秀鬧熱，心裏的不免不悅的道：『你又要想什麼？楊秀鬧熱，沒的，沒有什麼？』馬安妮道：『你只鬧熱的』。楊秀笑道：『我希這麼一輩子坐冷板凳。』馬安妮失聲笑道：『你不要鬧熱麼？因你是坐慣了冷板凳，總知道冷板凳的痛苦，你也有興味去救濟

[illegible]

主  
死

馬沙

黑痰

起馬安穩他落離池上  
跳不到兩三步。樂台上  
實樂中止。有人宣佈。這  
是及後半場。也了。

事。心中怒氣未上升。正  
待起作。而舞池中樂聲復  
起。馬安穩他落離池上。  
跳不到兩三步。樂台上  
實樂中止。有人宣佈。這  
是及後半場。也了。

生朝元光何  
子滿酒沽此  
海城周錦公  
孔宗潤利何  
霍德全往何  
謂今酒店黃  
子酒沽此黃  
滿城周錦公  
生朝元光何

**神音**

是男是女？一條丁便繼續  
除了又繼續交換。一

直等到全場電燈都亮了，大家再姓問候的是誰，那個八便順時結識，五世姓名，成了新的朋友。這是一齣常見的玩意兒，大家都

**小**

恆金舖大興銀號  
寶豐隆餅家及  
廣利源餅家及  
錦泰成餅家及  
錦泰成餅家及

兒 肖 成 根 機 男

知經通幾次交換，他們在營房中，也不如經過多少大時，

，楊秀只希望最後在懷裡的，是一個怎樣千嬌百媚的美人兒。馬安妮却是相反，她只希望有一個像趙拔泰派一般勇男兒的德國空軍

路如

兒 國

「別讓我們閒白了少年頭」

羅子安道：「明天再設法罷。今晚我們專回新  
頭道：『天晚了，沒有車，我們到廣東道分部去  
笑笑道：『那分館自設樂多時，早已殘破不堪  
我們去罷。現在是部副人黃生，一下  
晚大校了。』」

爭美西北  
醫醫學博

五號。你的眼光。着實不錯。想不出一別幾月。  
「十五號播通話。」大得笑起來了。這個月來。  
作通話也說減了。『貓子』笑道：『我總不會有  
吃一餐。除非等到抗戰勝利後。我們纔可以在公  
個人說說笑話。不經覺走到廣東去了。在××號  
五號。』  
「一連三天。一連三日。一連三日。一連三日。」  
小兒胡堂忠  
號醫師治癒  
癆病使患者  
所立

中央

一九四

一。常常要吃虧。如果不是十五號在前。我會吃你的虧的。卅號。你的技術進步了。我不吃你是個好青年。一卅號封了門。幾個人走入這所謂懷德樓。只見四面圍結結網。灰塵墜下。騷子安頓。一卅號。虧你在此寄居。一卅號。早有個許多人。日本人在檢查戶口。

賢仲黃  
醫精師香

鄧炳煌

明是替人守屋的。方纔混過了敵人眼睛。」燕子決不能失守。還趕飛尖沙咀近。有一個要緊處得到九龍。因尖沙咀九龍通敵管口。什麼主顧店舖都到做兩個月看守人。我們的大動作將要來了。」卅重來香港。有些什貨兄弟們興奮的新計劃了。重來香港。有些什貨兄弟們興奮的新計劃了。重來香港。有些什貨兄弟們興奮的新計劃了。

招 徠

然也。也不能使他們有糾率所得。你們明白麼？  
國技。也不願他們有糾率所得。你們明白麼？  
而搖擺。」「頸袖說得是。」露子安道：「這就  
爲我們的開課組織。若有神助。殊不知我們組織  
絲毫困難可乘。」（未完）

生公  
司司  
市三  
元元  
十  
月  
廿  
五  
日  
同  
香  
堂  
謹  
啟

[illegible]

大鳴醫師 九號二樓  
舊田師 五十四號

紅樓寶  
何靈藥  
館設  
門果  
街內  
嘉應

驚風疳積 打甘  
四號

元嘔奶  
領泄瀉  
久熱  
電話二七二七  
後街一號

行全漢程均酬謝各界起見

直往海防

母往每坊

往來

海豐船務公司

二號碼頭  
十五元  
大倉十元

餐樓收 拾五元  
大倉收 壹十元







[illegible]